

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道美者也東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禮載皇子東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篋者以篋授皇子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荅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亦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在舟雜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不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權帥河東至於在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爲長吏

雖居最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  
視其私計辯否為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儆策使申  
國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  
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  
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為老氏好  
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  
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管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  
與我為敵國慄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

曰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大代匠斷夫代大匠斷  
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  
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瀕於餓隸其  
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倣  
擾至於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  
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  
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觀一官而已使君相御  
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焉異之  
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王宗傑民情可  
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  
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  
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  
紀在唐尤多姑據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  
賊帥慕容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  
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滅君相帥  
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七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衆  
徐圓即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微者才略不世出名  
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即使迎之世微

至已有衆數千圓即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  
下裘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當劉晔勸甫引兵  
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  
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  
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  
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  
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為一方去害  
宜復奉高公而佐之揔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  
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敗未可

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  
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  
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  
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  
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傑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旦出淘  
虜薄暮仍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  
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  
弩手破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  
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傑翼然先成為  
條列七事為伏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  
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  
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  
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  
者十一象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  
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  
也利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  
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

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  
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姤歸妹也若以卦象索之  
如剝睽始猶可強為之辭它則不擬議矣

###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十孫堅以長沙太守  
先至為卓所憚獨為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  
稱然長沙為荊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  
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  
承案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曩忿南陽太守張咨鄰郡  
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  
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鄰守豈得為勤王乎劉表在  
荊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  
速其死皆可議也

###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封其子為吳侯案孫  
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  
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  
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  
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先武威其功業之

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  
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為師後常云  
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  
同日論也

###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  
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威帝繼質帝亦終本  
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  
中獨本朝

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

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興國元年  
去浙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  
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切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  
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  
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為不可也  
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  
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  
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  
改武帝太熙為永熙而以為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  
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蓋昶仍父

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官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車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二里也饒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為六百四十二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為五百七十里

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為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它不然者多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十五則

古鐸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鐸鐃鐃鐸也以金鐸和鼓鄭氏注云鐸鐸于也圈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鐸于之名出於漢之太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鐸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鐸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莖莖當心跪注鐸于以手振莖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



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微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文  
西遷雅樂廢缺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  
得之皆莫之識微曰此罇于也考弗之信遂依于寶周  
禮注以芒筒拊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  
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敔其下玉黼亦引段祚所獻  
為證云今樂府金罇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  
時有虎龍罇一山紋罇一團花罇一繫馬罇一龜魚罇  
一魚罇二鳳罇一虎罇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  
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報王墓傍五里山摧  
蓋古塚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罇

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  
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一分并尾長五寸  
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二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  
陽縣又得其一其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寸闊一尺  
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  
分足闊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二十五斤皆虎罇也  
予家畜古彝器百種此遂為之冠小罇無損缺扣之其  
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渾全然亦可考  
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真諸筭籥中  
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藥錐而榘之遂兩兩相對若三

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  
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  
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正為此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鎮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鎮密以粟及  
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為古雅案唐登科記會  
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劾罷  
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  
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緯書目有南北史選錄十八  
卷云孫玉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  
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  
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  
謂韓公此文為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  
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  
諱臯高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諮曰伊諱臯  
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  
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  
前人答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

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為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放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放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三四放夢歛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放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 高錯取上

高錯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案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接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壯頭錯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携士良

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  
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中與求魏絳錯曰狀元已有人  
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  
裴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  
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  
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  
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踈俊  
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璫之意以為舉首史謂頗得才實  
恐未盡然先是天和三年錯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  
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鍊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屬吏部  
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  
下敕授皆奏尚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  
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  
是為前行故兵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  
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  
書陸象先盧懷謹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撫治其後  
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為甚其變而為三班流外銓

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開剝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籍及每大禮則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局如金吾衛仗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司不過每季即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即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

秩品若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二一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為大夫者十一為即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為將軍者十二為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貴臣僕奉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者都寺監名稱為即大夫曰寄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為即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面班用事者嫌其重轍太殊亦請改為即大夫於是以率伍廝圍玷汚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為武臣正任且即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為方伯刺史在漢為監司在唐為郡

守豈介胄憑藉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矣於  
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  
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度羽威震華  
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  
陸遜之謀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至  
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為之飢凍而退及  
思政徙荊州舉齊孝寬代已歡舉山東之衆參攻九五  
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為行臺治

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滯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  
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故莫若頓兵襄  
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  
豈足為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永攻期  
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為  
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特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  
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  
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為舉首帥之所至前無堅城數  
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為王軌所困  
欲還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舉棋陷陳將軍

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幸蜀為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為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

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高宗皇帝

至尊壽皇聖帝為然

###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形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為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爲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彙傳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隄涓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訪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子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

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正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變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石度群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儼者僅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參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胃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興群倫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衮以今觀之適足詒後人譏笑新史贊謂裨豚屬而拒軀牙趣亡而已悲



夫

揚國忠諸使

揚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九領四十餘使第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咨為姦欺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來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

使以是觀之樂可見矣宮市之事或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在正元末以官者為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為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

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衛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  
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鎰嘗知樞密院而  
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  
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  
執政而為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又曹  
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為樞密都承旨道過執政出尚書省相  
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歛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  
輔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進宰相如何吏

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  
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  
以為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為不然  
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案天聖篇勅諸  
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  
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  
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  
致詞訖退歸班列拜宰相荅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

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  
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  
入宰相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武西並北上臺  
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僚拜宰相各拜訖退內客省  
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答拜見  
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各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  
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  
不答拜見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祗候  
見參樞密不答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  
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

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之官制王禹玉蔡持正為  
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  
密吏宥緣得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  
葉子昂為相獨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索  
馬及王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為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  
遂禮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為文

東坡為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  
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耆而太公自  
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

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  
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  
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眷然不敢言去案此  
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荅皆被所  
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請降呂惠卿告詞云  
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  
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爲知言又述諫  
用兵云老臣生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  
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直翰苑荅陳敏步  
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也冠長  
也

空齋續筆卷第十一

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爲法

容齋續筆卷第二十一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或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幹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晉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上不<sub>知</sub>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位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母曰帝

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  
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  
君父之大耻與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  
毋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  
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  
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  
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綏湯武事以諫  
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  
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  
昶謂妻周氏曰我次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

在堂欲違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  
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  
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  
曰此兒可貴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  
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  
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  
成之理以勸之嘗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  
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  
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土源驛左右先脫歸  
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

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辯其曲直克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涕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

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澄文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借柰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爲計即奔鄜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群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其備烈又非它人比也

无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又云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所謂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三十幅共一轂當其死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有用无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專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媒語百判絕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絮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冒陟屺之



無情幸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為之妻或責其失節  
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  
著靡它之誓百代可知禮書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  
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  
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  
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  
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  
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為政焉  
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違有故  
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敗名重耳竟慙於曰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  
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  
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緼乙為  
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補品同判云或商周不  
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  
類不肯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  
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  
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學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  
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補天下無雙案登科  
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

名在一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  
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  
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很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  
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  
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  
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  
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  
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  
越騎仗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  
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  
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  
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 淵有九名

孫子載壺子見李咸事云鯢旋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  
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其詳見於列子  
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  
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沆水之潘

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沂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  
為九淵案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檻泉也沃泉下出汎泉  
究出澗者反入沂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為沂肥者出  
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公所作蓋是訓  
釋三百篇詩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  
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  
九珽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  
龍顏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詆訾孔子嘗疑盜跖

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於讓王說劔皆淺陋不入於  
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  
子其姓也舍者將迎其子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場者避竈其反也與之十席矣去其讓王說劔漁父盜  
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一四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  
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以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  
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甘祭徐君獻文云爭席滿前無  
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  
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劔乃至列禦寇為第二十二

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子案列子書第二篇內首  
載禦寇餽糗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  
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  
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關  
奔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  
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衆家竝同子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然乎闕  
齊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宋妙多也莊子之右其言惠益見宋康  
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重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益  
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  
王曰善比寡人之所欲聞也蓋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  
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  
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散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  
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然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

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于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未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方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

聲之樂草間蜂蟻迷同下擊之羽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銅黃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瓢形皆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達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

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  
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  
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  
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個處  
予爲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嗜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隋  
漢槎淬爾筆鋒肆其滂葩備實實此以昌我家銘興和  
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  
馬獲斯歸笈坑而銘之哀淚棲睫贛州雩都縣故有灌  
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社嘗爲池耕人往往於其中耕  
出古瓦可窺爲硯予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刻缺兩角猶  
重十斤瀟墨如發硯其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  
劉雀比亦嘗刻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  
於火而卒以圍水廟于漢俟今千幾年何址屢祀歇而  
此獨也存縣額之雩曰若灌池研爲我得而銘以章之  
臺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它亦無傳而韓文公推  
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  
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  
浪駕天輸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

為百賦猶驚怒春作十詩轉道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  
往蛟螭雜蟻蚋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成員外丞心跡  
兩崛竒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  
孤羅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低面不敢挾眼  
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  
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  
再屈于人而詩以為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為異也予按  
杭本韓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  
蓋它本誤以千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元三年  
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  
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豈非蠖蚶之雜惟敏速  
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冗

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蓋然有失之  
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  
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  
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  
讀曰悅絲讀曰佻鄉讀曰嚮解讀曰儻與讀曰豫又讀  
曰歟雍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  
又竟讀曰境飭與勑同絲與由同歐與驅同曉與暗同

婁古屢字墜古地字饒古餉字轉古奔字之類各以百  
數解二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  
其常業其重複亦急貸曰假也休曰養也烈曰業也稱  
曰副也靡曰無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  
減也卒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寔曰漸也則曰法  
也風曰化也求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曰速也  
比曰類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爲之辭而又數出至同在  
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勝載其豁仇恢坐邾陝  
治脫攘執垣縮頤擅酣侷重禺愈選等字亦用切脚皆  
爲可省志 所注尤爲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  
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  
相言亦注爲蕭何曹參威文類閱必注爲齊威晉文類  
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兒夫豈不曉何  
煩於屢注哉類自著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  
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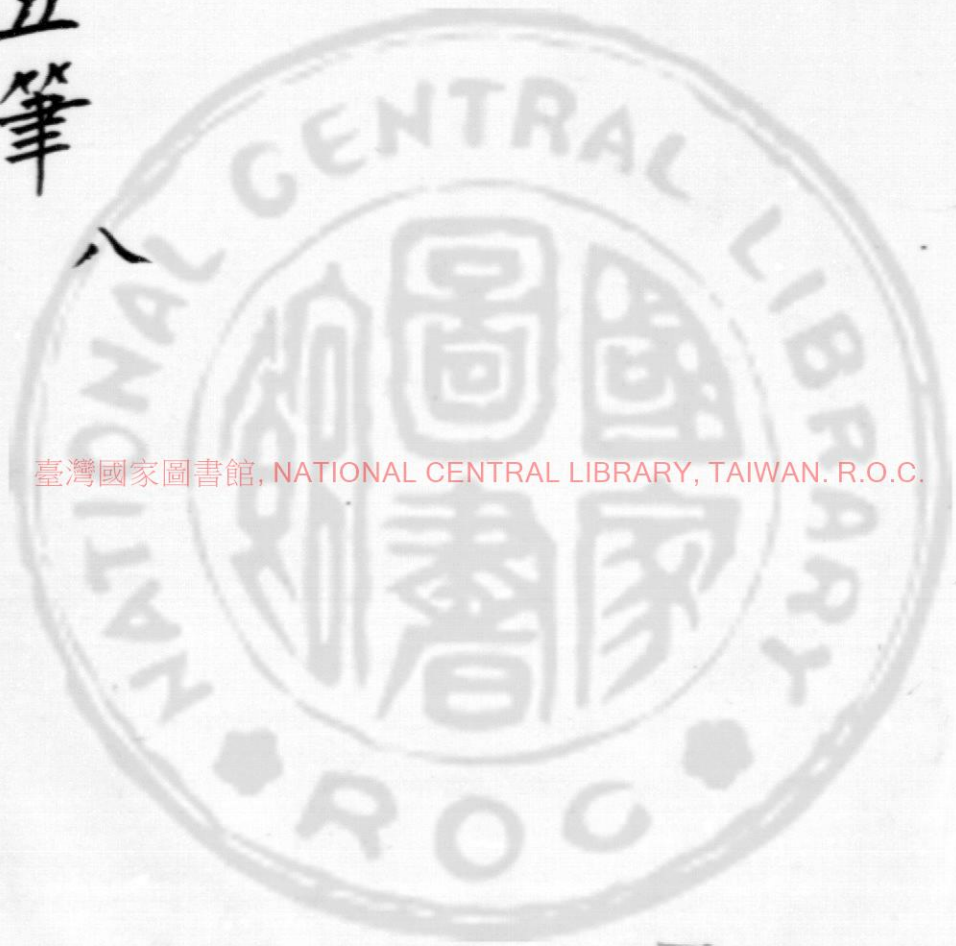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  
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爲堯舜時事編之圖經  
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鑿不  
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廣今



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譚察張英叟河中  
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  
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脩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  
尚固曾不五年而爲堦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  
之中冷一洲名曰中潭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  
汾陽王所爲以鐵爲基上有河洛祠水環四周喬木蔚  
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子無遺迹中潭自此遂廢顯  
顯者若此它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  
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其南則漢武之長  
楊五祚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

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  
破凡頽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  
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  
理志扶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  
以爲穆公

容齋五筆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由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許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

多所創廣東高麗地屬  
李公深領諸國守其舊

政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  
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才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  
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  
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  
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  
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  
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  
貴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暨第  
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  
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園軍事推官

###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  
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  
采道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  
十八人進士葉齋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  
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  
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  
街衢中言涉指斥

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未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叙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莫焚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旣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鼓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飄飄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鍾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蟠日祈天宗樂德訓冑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舞中射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學海西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

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占遺珠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命杞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訥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

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誦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  
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  
者至今循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垪爲舉首王  
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鏞繼之六名之中連  
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莫不侔度群同爲元和宰相  
而鏞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群極陳其不可度耻其同  
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爲鏞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

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  
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詎難以處也本朝韓  
康公王岐公王荊公亦同年聯名熙寧間康公荊公爲  
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  
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  
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  
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  
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主人家

小子弟忌用鬲斗時把帛慮有揶白之嫌燭下寫試無  
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指改塗乙泮如有即言字數其  
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  
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為上側以西為首給舍員  
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  
給春關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  
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它無所見其林園  
一草謂茄為酪酥亦甚新

###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傳傳已久而世不多見予嘗

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  
為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  
揚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吉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  
館朱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  
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  
同別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花書于  
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  
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為河南人餘  
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  
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託籍以為進取之便十四

主司乃揚礪李若拙梁顛朱台符皆只為同知舉

物之大小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之所載夏  
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中  
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  
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  
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  
而暨山所一鈞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  
負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  
而一鼈頭之所戴而六鼈復為一鈞之所引龍伯之人

能并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  
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  
著鯤鵬事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徙於南冥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小言則  
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曰蠻氏相與爭  
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  
之間生廢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  
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  
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



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 摩詰長者居丈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為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為憲宗正妃歷五朝毋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吏胃不復振及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為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絕世衰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為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蹠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末

昌郭璞以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亘靈寶大亨識者以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為天正以為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繹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歸葛爾一邦故非機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為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為字文亡日宣帝大象為天子冢蕭瑄晉出帝廣運為運走隋煬帝大業為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為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北巢賊之禍

欽宗靖康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

高宗由康邨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義成曰豐亨

神宗曰成字負戈義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為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朝賀表云天來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為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敬用

民俗火葬

自釋火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  
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熱者矣  
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  
爲無殃既其葬也焚埋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  
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  
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  
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于之墓焚之  
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園齊即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  
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  
古人以焚尸爲大僂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  
親戚死炭其肉而棄之然後理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  
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  
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  
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朽肉者  
同言之好音寡

### 大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述邦國之治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  
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大史日官也  
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爲說志謂記也又官

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  
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爲漢太史  
令而子長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  
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尙正星曆卜祝  
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祕書有太史案主之蓋  
其源流有自來矣

###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  
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  
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劔斬之以黃鉞懸諸大白面一女

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劔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  
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百先臠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  
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  
何至梟戮倖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  
狩事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  
三十五犀十有三豨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  
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麇五十鹿  
三千五百有二蓬征四方凡懲國九十有九國馘麋億  
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  
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

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首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  
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  
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祀宋也又言俾商寶玉億  
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蠃以肅貢為  
稷貢儻人為微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昧東甌  
為且甌渠搜為渠搜高句麗為高夷所叙穢人前兒若  
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  
之糞則鳴楊州禺禺魚人鹿青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  
乘黃乘黃者似騏驎背有兩角東越海金海陽盈車六雙  
西南戎曰央林以首耳首耳者身若虎豹渠搜以鼯犬

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  
鼈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鷄唐民以稗苡  
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  
笑笑則上屬禽其目食人都郭亦其生生若黃狗人面  
能言奇幹亦其善芳頭若雄鷄佩之令人不眯正東高  
夷曠羊曠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叩叩距虛  
犬戎文馬而赤鬃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  
閩北閩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  
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為四方獻今伊尹請令正  
東以魚皮之鞞劔齒絞利劍正南以珠璣瑋瑁象齒

文屏正西以冊青白旄江歷珠龍角正北以橐駝駟駘  
欲騷良弓爲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貶  
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說異  
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  
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  
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  
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  
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爲善談子建之論善矣任勗爲王儉  
主簿儉出自作文令勗點正勗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  
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爲人  
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歐陽公  
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辨其獲罪之寃但稱其爲文章簡  
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怒至詒書它人深數責之曰簡  
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  
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  
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

哉王荆公爲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頤美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後云孫亡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歆歆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索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爲通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間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乎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續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公孫  
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等  
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爲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  
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絕本黃老者大道  
篇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  
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  
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  
又曰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